

呂氏春秋

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昏兵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命恐疆恐也愈益也凡大者小鄰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疆勝其敵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也惡安也故曰其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有喪亡也有得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大三百五十一

呂氏春秋卷一五

射茂刊

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曰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

慎事桀為無道暴戾頑貪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

顛恐而患之顛驚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殺亂也分分其情難得也干辛桀之諛臣也無道之威以致滅亡

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

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或作夢驚亂貌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桀愈自賢矜一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

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

勝字祀當作

湯由親自射伊尹恐百次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

也伊尹奔夏三年反朝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也或作琬琰以美玉也不恤其眾眾志

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結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卒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湯與伊

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

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

聞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務伊尹以告湯商涸旱也涸枯也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

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

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

大說如得慈親朝不務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肆

安其親鄩如夏鄩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此之

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

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世也武王

勝殷入殷未下輿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帝堯

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輿命封夏后之後於

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

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

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大三百三十六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武王於

是復盤庚之政民不違發巨橋之粟巨橋紂賦鹿臺之

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出拘救罪分財棄責

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已不責彼也振封比

干之墓封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

者趨車過者下趨過商容之里者三日之內與謀之士

封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社夫

與謀為國以書社賞庶士施政去賦施施之於政事然

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于豐鎬報

飲至策勳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在華陰南西

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馬芾復乘牛芾服釁鼓旗甲

藏之府庫藏之府庫

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武王勝殷

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對曰吾國

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

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

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

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愬

大二百五十五

呂氏春秋卷十五

三

履虎尾終吉慎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成

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

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

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

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

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長大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作

焱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昃故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也乎傳

知懼如此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夫憂所以

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

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

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

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

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為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

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

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

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

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

翟魯人也著書七善持勝者以術疆弱一本作善持

慎大

小三節計

八日天秋卷二五

四

疆其弱也

勝者不以疆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

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

大昔荆龔王與大夫呂錡射龔中其日故曰傷

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龔王傷王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器酒

對曰非酒也子受三升

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曰黍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

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

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

酒臭而還曰今大三百五十七 呂氏春秋卷一五 五

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

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

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

豎陽穀之進酒也

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

適足以殺之故

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

荀息假道於虞

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

產之乘以賂虞

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產之乘屈邑所

之璧吾先君之

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

幣而不吾假道

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

必不吾敢受

受

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駘焉者是也

獻公曰夫垂棘

之璧吾先君之

垂棘美璧為名也屈

所出之地因以產之乘屈邑所

受

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極也君奚患焉患猶也獻

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虞庭實中之實而加

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焉

而欲許之貪濫宮之竒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

類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亡也夫虢

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忘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

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

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

六二五九

呂氏春秋卷十五

六

璧牽馬而報報也白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

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風繇

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風繇國之仇首智伯之君將斬岸堙

瑤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堙

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

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風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

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

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

曰大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赤章蔓枝曰

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

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風絲亡智伯滅之欲鐘之心

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風絲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訟

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

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齊使觸子

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觸

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掘若壟刻滅也若汝

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刻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苦病欲齊

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一作退之卒北

北走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

不聞其聲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

六百七十三呂氏春秋卷十五 七

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請金將以賞有

功也齊王奴心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惡能給若

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齊邑

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所在此貪

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惜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

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進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即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也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

也富有工一下而不聘夸夸誇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

也自有道也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山一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取一固也忽忽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慤也巧故

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測盡

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就由就讀如與之與其不

肯自是與也言深不可盡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假乎其

輕俗詐與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宗本也與也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

竭竭充實也神神而色覆望無界畔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也

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小能大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於一作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堯不以帝見善

縑北面而問焉善縑有道士也堯不堯天子也善

縑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縑得道之士也

呂氏春秋卷十五

八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

若也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也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

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武王遂之而未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抱奉也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

可以止矣也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

驚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

大百八十八

呂氏春秋卷十五

九

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

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

論而內行修王猶少也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

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

加於坐也故曰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

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

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

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

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相極盡知甘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

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魏文侯見也

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也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干

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謂好禮士矣好禮

高寧節欲欲節則令行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

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公孫始立為侯文盛也

也

大行六上 口氏春秋卷一五 十一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

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為徒也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

不亦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

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勝之於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文君周後所分

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

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

然

立功名安國免身無

堪士不可以驕恣

屈一作也

堪樂也樂士當以禮甲謙若魏公子之虛已故不可以驕恣屈而有之也

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

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宣孟與脯一

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備也宣孟知之中飲而

大三百六十四

呂氏春秋卷一五

十一

房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乃宣

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教宣吾請為君反死反還也

宣孟曰而多為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骹桑

下之餓人也還闔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兔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

其城藩也下之扞趙以寧文王以多人主胡可以不務良士哀愛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適矣適失張儀魏氏餘子

也大夫燕子為長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也餘受民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禮見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訾訾不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也行去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有間惠王說而相之

相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張儀也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

王嘗為御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之右也名號

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

呂氏春秋卷十五

之溥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

兒而親郊送之謂溥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

文無以復待矣文孟嘗君名也待見也溥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反命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如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也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

彊力則齟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也歸終力雖多材雖勁勁疆

也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盜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

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德而無為仁義者惠盜

者宋人惠施族立十一年僭號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心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

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立忘耶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立忘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盜曰夫不敢刺一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盜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

呂氏

春秋卷十五

十三

居四累之上大

王獨無意耶

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

故曰四累之上

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耶

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愛利也

志盎對曰孔墨是也

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

欲也故曰是也

孔丘墨翟無地為君

以德見尊無官為長

當法則之也

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延頸

以道見敬

引領也舉踵企望也願其尊高安而利也

志有孔墨

則四立况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

遠矣

得賢各過以孔宋王無以應也惠盎趨而出

宋王謂左右曰

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牙工俗主

也而心猶可服

矣因猶因則貧賤可以富貴矣

小弱可以制疆

矣惠盎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

齊人也補衣弊衣也

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

又有惡於此者

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

此

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

衣無惡乎甲者替

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

也富貴無敵而好

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

其義耶甲之事兵

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隳人

之城墮刑人之父

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

逆然不得為榮意者為其

實耶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

財寶也為財利廣

實耶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出苟謀害人亦必謀害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苟慮危

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

不得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荆計無取此二者也

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

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辯說以服荆此之偃息故

曰未知諱管子得於魯魯東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

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管子恐魯之

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

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役人得其所欲已亦

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以用此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

大三百一

呂氏春秋卷十五

十五

寸

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其人

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不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也北

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免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蚤

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蚤蚤距虛必負

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託寄鮑叔管仲召忽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共石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桓公名齊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

也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公子糾外物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

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

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

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

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下八所獲尸合土葬之窳越

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窳越趙之中牟

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蔡送越聞之古善戰者莎

隨其服却貴置也服退也軍行三十里却舍延尸為一舍却舍

以緩其尸而使齊人得收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

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

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

窳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

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上上

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窳越可謂知

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

大二百九十七

呂氏春秋卷十五

十六

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

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

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

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文之業

定武之功闢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

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

成仁義之教以示諸侯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興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

帶之難出奔成周故曰定於是天子賜之南陽在鄭晉文納之於也

之地襄王賜南陽今河內陽樊温之北晉之山遂霸諸

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

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

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

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

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

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里也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縣為都都方二十里也

大夏見六

呂氏春秋卷十五

十二

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而堯授之

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

禪位因人之心也皆喜之禪位與之天下也湯武以

千乘制夏商也故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

不不賤桀紂是也因民之欲也也故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

至也適越者坐也而至有舟也也秦越遠塗也也崢立安

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也候視反

報歧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

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

怨之武王曰言武王曰言武王曰言武王曰言武王曰言

曰戮戮暴賢也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刑勝而殺厲王虐國人語王王使衛巫監諂者得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駕加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朝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毅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歟將之毅也膠鬲曰揭至

揭何也言以日來至毅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毅郊子以是報

矣報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

所以克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

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

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

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適令武王不

耕而獲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武王

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

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

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

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

動作因日光而治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萬事因也

之裸國裸入衣出衣一本出否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欲也孔子道

薄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

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子所

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

六三九十一

呂氏春秋卷上五

十九

謝

謚法小曰長忌曰釐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

廢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盡歸我艾緞推此

言之不得謚為釐明矣湯武遭亂山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因者無敵因民

導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

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也胡何先王

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

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世一作異

而典殊東夏東方命令也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

大三百十九呂氏春秋卷十五

之法多不合同一作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

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

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

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

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

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

若不可法故擇一作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

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

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之察今則可以知古

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

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也而

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一作先瓶水之冰而知天下

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

調調和也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雍澮一作澮澮水暴益

暴卒益長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

而壞都舍鄉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今表時水可涉也

水已變而益一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

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澮水而不知

其長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

法也而法之以此為法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

守法而弗變一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

宜矣譬之若古以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

嚮之壽民今至而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也殤子也故凡舉一作學

事必循法以動一作動作也循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

則無過務矣務事也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

有司也因持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

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

斷不期乎鏌鋣鏌鋣也故曰不期乎鏌鋣無取良馬期

乎千里不期乎

騏驎騏驎也故曰不期乎鏌鋣無取夫成功

各者此先王之十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

大... 呂氏春秋卷五 二十一

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疾

也疾刻舟識之此下墜劍者也於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

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

國與此同舟為泊求也與此契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

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

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

游其子豈遽美口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荆國之

為政有似於此悖也

而今

大下四十八
小三十七

呂氏春秋卷十五

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二也

傳曰君子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地從

於城城不下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賢人攻之

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繼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六百五十七

呂氏春秋卷十六

論其刑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而已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

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妲已為

政賞罰無方道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于之心折

婦而觀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晉大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

圖法歸周屠黍晉也一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一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

而道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

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

大三百五十六

人呂氏春秋卷十六

二

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

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

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得

史麟趙駢以為諫臣直一人去苛令三十九物事物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於君子之身乎其尚也曰臣聞之國之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國之亡也天遺一作

予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諛也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

周乃分爲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

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咽害及其身

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

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

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

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

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

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

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

五盡而更之則必不忘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

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

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

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軍以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

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

所以也

先識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以

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

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雖幸而有未必知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

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同故不知其賢而不用之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故王

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絕言不得士則

無此之患無亡因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

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

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

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

世治則賢者在上位上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

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刻刻不得休息而倭進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穴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上鉉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

之知之與不知也

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

諸衆齊民不待知而

使不待禮而令

令亦使也

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也

而可盡得用也

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

塗者以爲君子也

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

使人問焉曰曷爲而

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

累之然累有罪

晏子曰請

遽解左駟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

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友

一作也

今免

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

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

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

大三百四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六

五

實者不留聲

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

觀行者不譏

辭

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

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勿

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敬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

貌有饑色

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

客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

子陽鄭相也

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

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

遺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

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歎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

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

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

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

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

觀世

大二百九十九
小百四十八

呂氏春秋卷十六

六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目也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瞑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誑誑讀誑

億不詳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智也其

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

達於明見未萌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

之前故曰接遠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離子貢辯敏無由戎人見暴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

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為昏主

謀以存將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一作

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悖或若此則國

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

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

亡身滅不自營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

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

輸寫所知使君行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嫌寡人快嫌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

於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官害陰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

也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

守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

以將以此無不為也感為妖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一可疑耶管仲對

大司馬十五
山行七十五年
呂氏春秋卷十六
七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

仲父言盡於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有

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公曰

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

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

大二百九十八
小百九十九

呂氏春秋卷十六

八

得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

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

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

衣袂而絕乎壽宮蒙肩也袂衣紳也以衣蟲流出於

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

戶不欲人見故掩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一作

也桓公非輕難而西忘管子也輕無由接見也無由

接固却其忠言接知也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

刁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尋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越

王勾踐滅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昔秦繆公與師以襲鄭

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

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二十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

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

也絕過也必不能也君其重圖之深重

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

也叔子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殺殺

池縣西崕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

秦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

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

城也公羊者西周襄王孫滿嬰門而窺之王孫滿周

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

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

呂氏春秋卷十六 九

東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

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超

乘者五百乘刀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

也不下車故曰力多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

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命曰矯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

帥對曰寡沿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

大三十四十六東邊候晉注一作昭之道晉國也過是以迷惑陷入

以及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曰

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死軫曰

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殭疆霸也一作若是一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殺而擊之秦師大敗之獲其三帥

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殺而擊之秦師大敗之獲其三帥

以歸綏公聞之素服廟臨也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

國使實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

敗於船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

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而言不可不信師

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

者從蹇叔言信生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師執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

大二百九十四 呂氏春秋卷十六 十一

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

無罪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子產

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

子產殖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

謂也此之謂也彼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

也子產若死其使誰

嗣之嗣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一而因弗遂用

則國必如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也時二則國必如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

功子產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

也雖罪比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此於民可也言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今世

皆稱簡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乎任人心也任用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

夫開善山豆易哉開通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

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

曰聽無事治之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已得中山

還反報報白有貴一作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群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大二百...

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各不冠後實不及世
旁終古斤鹵生之稱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
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
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
臣臣雖死籍願工之使他人遂之也也遂成王曰諾使
言之於王曰臣竊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
子誠能爲寡人竊之寡人盡聽子矣也聽從史起敬諾
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不能爲也王曰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
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
必由啣啣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啣啣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啣啣也止善賢主以之啣啣也立
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
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
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長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

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猶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幼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

兄也流言作亂蔡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作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故治亂存亡

其始若秋毫細喻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魚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捨

於行言無所始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

亡義此子路謂也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祗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

細觀化遠也見其故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

女與吳之邊邑處觀化遠也卑梁人操其傷子

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公甲梁大夫也楚僭稱王

盡屠其家卑梁公怒若周之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

反攻之也更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

克夷而後去之夷平吳楚以此大

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

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

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

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蒲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

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與晉爭盟

也宋華元率師應應擊也之大棘宋邑今陳羊

斟御明日將戰留襄邑南大棘是也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

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

大... 秋卷一六 十五

之事我為制今日御事也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

元虜為鄭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

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冝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

後可也古之良將下流飲之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

介其雞介甲也作鎧著雞頭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

民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一作築

之宅平子名意如也侵郈氏以郈昭伯怒傷之於昭

公郈氏魯孝公子為氏因曰郈氏昭謚也傷猶譖也以字曰禘於襄公

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飲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

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

作餘

魯氏季

卷二六

十六

壯三頭

昭公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

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

卒猶遠不斃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

道惠王秦孝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視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彊也少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行也去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

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也慤誠志王失所以為聽矣

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衰肌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皆俱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

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昭釐

王制也法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一

大邑 呂氏春秋卷十六 二十七

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整

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

曰而惡壅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

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鄰父有與

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

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也夫請

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

大三十 四十六 呂氏春秋卷之十六 十八

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明日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此似見金耳此真大有

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之為昏以白為黑以堯

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

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天身也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

不可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可者而可之

之也非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

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

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

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不為善而從徒一作邪辟使人從邪辟自

謂善故曰所謂可從悖逆也可從者乃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

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賢之邪

悖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立至齊

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孫田和立為宣

王潛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故尹文問其故問

以為士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

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讎邪

公王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讎其斃也在此二

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一齒殺之

而權其筋懸之於東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各書

廟終日以自斃者也尹文見齊王一篇在小孫龍前

公孫龍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

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則孝事

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矣一作尹文曰王得世有人肯一作

用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

大小三百

呂氏春秋卷一六

九

廣一作

矣一作

徒一作

賢之邪

孫田和立為宣

問

在此二

作各書

一作

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士未失其四
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
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
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日人於此
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
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
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甚矣是則民
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
為未至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曰之令曰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

大三百六字

呂氏春秋卷十六

二十

鬪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
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
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共此故國
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湣王周室之孟
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
辯名實審也相公以繼絕存士率義以霸管子輔而
國之冒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不能
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又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勞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注謂君之分謂仁義禮律殺生

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惡氣苛

疾無自至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曰身治則國治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用作為也遲徐也遲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有分地獨也速疾也無藏匿無入已分而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知私也不欲君主無

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無所以正臨之令臣凡為

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一作

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謂與驥好為人臣之官事是

必多所不及矣臣力不瞻也好自治人夫人主亦有

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

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堅窮廉直剛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

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何有察明也有不知乘物

呂氏春秋卷十七

審分

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若

此則百官恫擾恫動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

政門在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王良之

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有道之主其

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

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

類無使放悖悖放縱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

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

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

慎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壅塞之任

不在臣下在於人主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

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筌

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三周

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今有人於此

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也

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

有司也萬物一作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

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一作悞

以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

以汙穢之德隨謂牛頭而賣馬此理之蹤里諺所任以公法而處以

貪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之用

故穹窮之似藁本蛇床之類薇蕪碧靈之亂羨玉非

高壅蔽之二世以鹿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

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

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

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

目之主性猶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

為雖知其功也和而不矜矜和則成矣成而不處處

也老子曰功成而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

不制於物無肯為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

若此水止也不制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清

靜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海上下

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流此之謂定性於大湫

性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有形也道無故得道忘

人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故道澹然得無所思慮

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比乃所以大得知而人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人以其非德也故曰夫其非德不能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老子曰功成而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

三

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

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

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無大明者垂拱

行不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

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

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

在其人也周公流言之謗魯隱有鐘巫之難故曰

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營祭傾邪不達聖人之是

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

矣也妙微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

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澤被

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自姓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

審分

是也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

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

又閉天之用密有唯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天之

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寧安身以盛心

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鴻範曰惟天陰

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

義也仁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道以因人之知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明不能察偏遠

故彌也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短闕事耳目深思慮

之務敗矣傷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不出

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不出戶庭而知天

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

與為無異故曰所以為之陰召發東海之極水至而反還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

寒暑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至精無象

而萬物以化天說與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任

其職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

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

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在

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君

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以知其惑也當與得不在於

君而在於臣臣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其物不可悉識備識有事則有不恢矣亦

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

為車者數官然後成故輪輿軸軸谷自有材夫國豈特

為車哉但特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

車也也方道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道也唯有

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元王

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

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

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

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

其瑟前曰我効於子効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

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傲射其獸走與故思慮自

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亡也過差極其精

消亡也欲以自奮能自歿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歿其有處自

狂也故至神道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同君民孤寡而

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此則姦邪之情

得得猶也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也

也用也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

也順也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情所則守職者舍職而阿

主之為矣從阿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入臣日得得其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

薛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稷官

薛于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稷官

子曰柱能植百稷稷蔬菜以為稷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

服昆吾作陶昆吾顯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

夏鮌作城鮌禹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

而非主一作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長人主以好暴一作示能以能暴以好唱自

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

聽從取容以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天

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也是臣得

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是臣得

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君臣不定君不臣

故不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目雖見不可以規不

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

凡耳之聞也藉於靜藉假也心之知也

於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心之知也

藉於理故藉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

者廢矣得其正故曰廢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

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操

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知

大正
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也

是臣得

避害不知仁義與利時害之本也去其本而馳騁
求之於末故曰雖知其間見之義亦然也
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

脩其本者弗為也故不至則不知則不信言不
曰愚者之所不至也故不至則不知則不信言不
君不致治安國之本無欲為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主不
可以致治安國之本無欲為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主不
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有土之君能察此言
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

也則灾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

數行其理為可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

昭釐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君平陽生
小昭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壽百

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鄉者之豕邪官無以對

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言識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
其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

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

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

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

則亂任用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

其所以知識甚闕短闕其所以聞見其淺以淺闕博居

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十里之間而

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

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南撫多顯南極西服壽靡

國

國

國

西極之國北極之國靡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

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

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

治紀一作治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主者其所為少

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

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

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

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

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遠近所觀

大三十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

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

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

食故曰不畫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謁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

回攫而飯之煤室煙塵之煤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

心憶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識故知非難也孔

子

子

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曰非

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

有似於此似作君而好治人官職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人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

者也精甚被篲日用而不藏於篲被篲賤物也日用掃

君好治人臣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

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衰暗

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

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

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翼作曰乘雅一作特作駕寒哀作御

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筮著此二

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

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

在上官使人任其事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任用其所以能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

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慮勞神是養神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月能燭之而無所窮屈昭乎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

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

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

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天子也反本黔首畢樂其志

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無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

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

子復於桓公白復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若審邀請置以為大田審邀登降辭讓進退閑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

大行禮以親諸侯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楚有歲尹之官亦諫臣也

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獄官

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

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管子受

管子之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

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

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

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
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
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竭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
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
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
慎一作職而莫敢愉縱懈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上
也治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伏三十四

卷之十七

十二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

質其行情不雕其素素授也本性純樸不蒙厚純樸

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

度之議者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此二者審則

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

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

好憎

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

之言謂之朝正有用之言謂者凡朝也者相與名理義

也名致相與植法則也植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曲撓貪得偽

詐之曹遠矣衆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

命無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正性是喜群衆不周

而務成一能能言公正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和平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

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

若此則愚拙者謂矣君自謂智而巧故巧智者詔矣

詔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也以來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必固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大是之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固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因循

不改責而不詔以偏見教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

道以柰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矣自然之性故以不可

因循長養不矣自然之性故以不可

柰何為實也實一作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

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用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畢力也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

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

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弟不

非苟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

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

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

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也取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

小大而材木矣訾功文一作而知人數矣訾相也

丈尺而知用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

殷之盡與管夷吾百里奚聽一作而天下知齊秦之霸

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

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
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中當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
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

勢求之乎國危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

勝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

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

此察知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不

大二

昆春秋卷十七

左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戎

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

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

也狄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

也故曰其大不若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衆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出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遠也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也家室也王者所以

以天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

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

舉而加網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網紀加之於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濟用大使小欲盡湯其無鄣武其無歧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鄣歧湯武之不能以成功業之湯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

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

凶凶逆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

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馱尊其實不馱多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尚為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

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因

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姦止此

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

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

以行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

易臣也奚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

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

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

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

焉尊卑皆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

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

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一作

篇在申不害韓非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

前申韓稱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屈竭積兔滿

市行者不顧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

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畫界

各守其封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審之子莊王之孫聲王圍

宋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

也楚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

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

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臣恐其相

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

可並也

一故發去簡公曰非而汝作細人所能識一作也居無

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

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

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恨悔是不知恃可恃而恃

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慎勢

七曰聽群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

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何以知

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

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

齊死生等陽生貴已按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孫

臧貴勢孫臧楚人為齊臣作謀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第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鍾也擊

鼓則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

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

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者其唯聖

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

成也

大二百九十一
春秋卷十七
六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區以別也目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清濁商宮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正者平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

亂令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閭者不一也驪馬駢馬也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邊曰駢策轡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者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

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為

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

月窮亦約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也田駢以道

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

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彭祖以壽三代

以昌我彭祖殷賢大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

五帝以昭神農以鴻高五帝黃帝軒轅周以項高陽帝嘗

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矣夫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商文曰何謂也吳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也若如曰今日置

質為臣其主安重委置猶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

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由天命君問文曰善子

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

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

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譜之於武侯傾造

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夫吳勝於齊吳勝於齊而

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齊勝於宋齊而不

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

知長短羸絀之化邪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大言

呂氏春秋卷一七

二十

